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幼年時代

(中)

高爾基著
陳小航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幼年時代

(中)

著 基爾高
譯 航小陳

著名世界譯漢

第七章

不久，我認清了這事實：有一個上帝是祖父的，另一個是祖母的。這種差別屢屢引起我底注意，要置若罔聞是不可能的。

有時祖母早晨起來，儘坐在牀上梳她底奇怪底頭髮。她穩穩地豎着頭，用缺齒的梳子梳理那黑絲似的頭髮，一面又小心怕驚擾了我，喃喃着：

『討厭的東西！鬼把你弄得這樣糾結。』

當她理清了那些糾結之後，她忙亂地把牠疊成一個厚褶，忽忽一洗，寬大底臉上還殘留着睡痕，她就置身在神像前面，開始她底真實底早禱，她底全人格借此而立地蘇甦。

她豎直了曲着的背，仰起頭，注視着加然的聖母底圓臉，虔敬地彎着腰之後，朗朗地說：

『最光榮底聖母！今天請你保護我，親愛底母親。』

深深地一鞠躬，又持重地直起來，於是誠懇嚴肅地說下去：

『我們底快樂之源！純潔之美！正開花的蘋果樹！』

每早晨她似乎都發明些讚美底新詞；爲此所以我常常專心一意地傾聽她底禱告。

『親愛底心，如此淨潔，如此超凡！我底防衛者和庇護者！黃金底太陽！聖母！使我不受誘惑；使我不傷害任何人，我不怨恨別人對我的無心之過。』

她底黑眼睛在微笑着，一種青春底朝氣瀰漫她底四圍，她持重地慢慢移動着手，又彎腰下去。

『耶穌，上帝之子，爲你底母親之故，憐憫我，一個有罪底人！』

她底祈禱文是不拘儀式的，充滿了誠懇而單純底讚美。

她早上的禱告不很長，因爲她得去預備早茶，祖父沒有僕人，倘若到時候茶沒有作好，是要受他的冗長而兇狠底罵的。

有時他在她以前起來，他走上頂樓來。見着她在作禱告的時候，他就站着聽她幾分鐘，無情底薄嘴唇輕蔑地彎曲着；到喝茶的時候就罵起來了：

『我教你說祈禱多少回了，笨人！但是你老是咕嚕些無聊話，你異教徒！我想不出上帝可以饒恕你的理由。』

『他知道的，』祖母自信地說：『我們不說給他的，他全都看見。』

『你該詛咒底蠢物！』——『你！』他所能說的如此而已。

她底上帝終日跟着她，她甚至於和動物也談起上帝。這個上帝顯然是降志虛懷接近衆生的——人，狗，蜂，以至野草；他仁愛無私，親近一切。

有一次，店主婦底愛貓——一個伶俐底，好看底，柔媚底，煙灰色而有金黃眼睛的——在花園裏捕着一隻噪林鳥。祖母搶過那垂死的鳥來，呵斥這貓說：

『你不怕上帝麼？你毒心底惡漢。』

店主婦和挑夫都笑了，但是她惱怒地對他們說：

『你以為動物不知道上帝麼？所有的畜生都比你們更知道上帝，你沒良心底東西！』
當她裝配起沙拉巴的時候——那馬長得肥而陰鬱，她照例和牠有一段會話。

「你爲什麼這樣頹喪，上帝底苦力爲什麼你老了，親愛的，就爲這個吧。」那馬便點頭而嘆息。

還有，她不像祖父一樣動輒就舉出上帝的名義。我完全理解她底上帝，我知道我不能在他面前說謊；說謊是可恥的。想到上帝我就會發生一種不勝羞愧之感，所以我對祖母從來沒有說過謊。要對着這好上帝把什麼隱瞞起來簡直是不可能的；而其實我也不願如此。

有一天店主婦和祖父爭吵，罵了他，也罵了和這事沒無關係的祖母；可是她罵祖母很毒，甚至拋一片紅蘿蔔在祖母身上。

『你是個傻子，我底好婦人，』祖母很鎮靜地說；但是我深覺得受辱，決心要報復這可鄙底畜生。

我好久不能決定用什麼方法最好來懲罰這黃紅頭髮底，方下頰底，幾乎沒有眼睛的胖婦人。據我對於鄰居們互相仇視的經驗，那報復的方法是：割掉敵人底貓尾巴，追趕他底狗，殺掉他底公雞或母雞，或者，夜裏爬進他底地窖去把煤油潑在菜蔬和黃瓜上，讓鰻魚跑出大桶來；可是

這些都不合我的意。我需要一種不很粗暴而更爲可怕的。

後來，我有了一個主意。我躺着等待那店主婦一走下地窖去，我立刻就板門關上，鎖起來，在這上面輕快地跳舞，把鑰匙拋在屋頂上，我於是跑到祖母正在忙於烹飪的廚房裏。當初她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發狂地歡喜，但是她看出這原因之後，她打了我一個嘴巴——我底這一部分是爲這目的而設的，把我拖到院子裏，要我上屋頂去找出鑰匙來。她要鑰匙是使我驚疑的，經過抵抗之後我給了她。我跑到院子底角落裏，在那裏看見她怎樣釋放這俘虜，他們怎樣友誼地笑着走過這院子。

『我要報復這個哩！』店主婦搖着胖拳頭恐嚇我；可是她底沒眼底臉上有着善意的微笑。祖母抓着我底領把我拖進廚房裏。『你爲什麼這樣作？』她問。

『因爲她用紅蘿蔔打你。』

『你這樣作爲的是我麼？』我爲你要作的是用馬鞭子痛打一頓，把你攔在坑洞裏和耗子在一起。好一個我底保護人！『看着詭謀，就要揭破。』倘若我告訴祖父，他要剝你底皮。到頂

樓上習你底功課去。』

這一天她都沒有和我說什麼，可是在那一夜的祈禱之前，她坐在牀上以有力的音調說出這些可紀念的話。

『唔，倫加，我的愛，你切不可干預成人的行爲。成人是對上帝負責的；你可不然。你依孩童底良心而生活。等到上帝管理着你底心，指示給你你底工作的時候，你纔能這樣的。你知道麼？在無論什麼事上來決定誰是錯的，這不是你底事。上帝判斷，處罰；那是他，不是我們。』

她默然了一會，拿起一點鼻煙；然後半閉着右眼又說：

『因爲，上帝不常知道錯誤在什麼地方。』

『上帝不是什麼都知道嗎？』我吃驚地問。

『設使他知道一切，那麼有些已經作了的事就不會作了。他是這樣的：從天上看呵看這地上，看見我們常常流淚，常常哭泣，於是說：『我底人民，我底親愛底人民，我對你們真抱歉呵！』』

她說的時候她自己哭了；揩乾了兩頰，她走進角落裏去禱告。

從那時起她底上帝和我更親近，更密切。

祖父在教我的時候也說，上帝是一個——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，一切苦難的仁慈底救助者；可是不像祖母一樣祈禱。早晨，未站在神像之前要化許多工夫洗濯自己；穿好衣服之後要認真地梳他底紅黃頭髮，理鬍子，在鏡子裏照一照，看襯衣合式麼，把黑領帶摺進背心去——於是謹持地，幾乎是潛伏地走到神像前面。他常站在那一塊特別雕刻的地板上，他底眼睛有一種表情，看着好像馬眼睛似的，低着頭，兩手垂直，頗有軍人姿式，默默地站了一分鐘；然後挺直了，瘦伶仃的像一顆釘子，這纔儼然地開始了：

『憑了天父，及其子與聖靈之名。』

這一句說了之後，我常覺得這房裏異常寂靜；又好像有蠅在小心地營營着。他站在那裏，仰着頭，睫毛直豎着，金黃鬍子翹然獨立，用一定的調子唸那祈禱文，好像複誦一段功課似的，那聲音很清楚。而且有些昂昂然。

我到了裁判時候是不中用的了，各樣行動都表白出來吧——』

輕輕地拍拍胸口，懇切地祈禱着：

『只有你是罪人能够走近的。阿，請不要看着我底錯誤方面。』

他唸着『我相信』簡直是一字不易的；他底右腿時時抖顫着，髻髻也在作無聲的祈禱，他底全體引伸到神像那裏，似乎顯得更高，更瘦，更乾枯——他是如此清潔，如此整飭，而他底要求又如此固執堅持。

『天國底醫師，使我底渴望永生的靈魂復元。聖母，我從心底呼喚着你；我把所有的熱情獻給你。』

綠眼睛裏充滿了淚，他高聲悲嘆：

『歸罪於我吧，我底上帝，我單信仰而不工作，又不注意能够改正我的方法！』

他時時曲着身子，點着頭，好像他要撞在什麼上似的，他底聲音變爲尖銳而破碎。後來，我有機會走進猶太教堂，纔知道他底祈禱和猶太人的一樣。

這時茶已經放在桌上冒着熱氣好幾分鐘了，房裏流佈着小麥的氣味。祖母皺着眉望着地

板在徘徊；太陽從園裏欣欣然窺看着窗子，露滴像珍珠一樣在樹上發光，朝氣中滲和着洋茴香，覆盆子，熟蘋果的香味，但是祖父儘在作着他底祈禱——抖顫而尖銳。

『絕滅了我底情慾的火焰，因為我是不幸而可詛咒的。』

這些早禱我全都學會了，就是在夢中我也能說出什麼之後是什麼，我常常注意地聽着他有沒有錯落了字——這是不容易遇到的；可是遇着的時候，在我覺得有一種惡意的高興。

當作完禱告之後，祖父常對祖母和我說：『早安！』然後齊聲回敬了他，大家坐下。我就常告訴他：

『今早你落了一個字了。』

『不真吧？』祖父懷疑不安地說。

『是的。你應該說：「這，我底信仰，最高統治，」可是你沒有說「統治。」』

『這個啊！』他很吃驚地大嚷起來，負咎似地眯着眼。

我指出他底錯誤，將來他定要殘刻地報復我的；但是此刻看着他那樣狼狽，我可享受了勝

利的愉快了。

有一天祖母和他說笑：

『上帝定然聽厭了你底祈禱了，父親。你單是固執着同一的事，重複了又重複。』

『什麼呀？』他就要發氣似的嚷着。『你囁呱些什麼？』

『我說：我聽了那麼久，你沒有獻給過上帝一小個你自己心裏底字。』

他底臉青了，憤怒得發顫，在椅上跳起來把一個碟子向她底頭上拋去，急叫出一種鋸木頭似的聲音：

『拾起來，老鬼婆！』

當他說到上帝全知全能的時候，他常常格外注重上帝底殘酷比之其他的德性。『人犯了罪，洪水就來了；再犯了罪，那城市就全給火燒了；上帝用災荒和瘟疫處罰人民，而且現在他常拿着一把劍指着地上——警戒世人。凡有任意破壞他底規律的都得受憂愁和滅亡的處罰。』他底手指在急敲着桌子來增加聲勢。

我難於相信上帝底殘酷，我疑心祖父這樣裝作，其目的不是要我怕上帝而是怕他自己；所以我明白地問他：

『你說這些都是爲的要我服從你麼？』

他也一樣明白地回答我：

『唔，或許是如此。你以爲不再服從我了嗎？』

『對於祖母又該怎麼樣呢？』

『不要相信那老蠢貨！』他重重地警戒我。『從年輕時起她就是又愚蠢，又不認字而且不可理喻。我要告訴她，不許她再和你談論這些重要事體。現在，告訴我——這裏有幾羣天使？』
我給了他所需要的覆答，然後我問：

『他們是有一定底羣的麼？』

『哈，你蠢材！』他笑了，閉着眼睛，咬着嘴皮。『上帝要羣幹什麼？……羣集是屬於人世的……羣衆是被察出不遵法律的。』

『什麼是法律？』

『法律唔，牠是從風俗演繹出來的，』這老人解釋着，高興活潑起來了；他底聰明銳利的眼在發光。『人們在一起過活，大家同意——』如此這般是我們行爲的最好底方式；我們把牠造成一個風俗——一個規則，』最後纔變成法律。例如，在開始遊戲之先，孩子們要大家約定怎麼玩法，遵守什麼規則。法律也是這樣造成的。』

『羣衆要法律作什麼？』

『因爲，他們是厚臉的東西；他們往往不顧法律。』

『那又爲什麼？』

『唉！你不能懂得這個，』他回答，眉頭深深地皺着；但是後來又解釋似的說了：

『凡人的一切行爲無非是幫助上帝完成他底計畫。人願意這樣，可是上帝卻喜歡絕不相同的那樣。人類底法制絕沒有永久底。上帝一拳打在牠上，牠就化爲煙塵。』

我有理由對於所謂『羣』發生趣味，所以又問了：

『可是甲可夫叔唱的這個是什麼意思：

因上帝好戰

故天使活潑，

唯撒旦之奴隸

纔相依以爲羣。』

祖父舉手摩着鬍子，掩着嘴，閉了眼。他底面頰在打皺，我猜他在暗笑了。

『應該把甲可夫底脚綑起來，拋下水去，』他說。『他並沒有唱這個的必要，或者是要他唱吧。這是流行於加龍干的俏皮話——分門派異教徒底糊說。』他從頭把我端相了一番，沉思地喃喃着，『唷——唷，你！』

但是，雖然他把上帝位於人類之上，像是一個大可畏的東西，而他也和祖母一樣，對他懇求一切。

祖母所知道的聖者是尼戈拉，岳里，弗洛拉，朗弗來，全都充滿了對於人性的同情和慈愛，遊

歷鄉村和城鎮去參加人民的生活，規定他們的一切事務；但是祖父底聖者幾乎都是雄性底，他們打倒偶像，攻擊羅馬帝，受虐待，被火燒，被剝皮。

有時祖父認真地說：

『倘若上帝幫助我賣了那小房子，縱然是利率小一點也可以，我對於聖者尼戈拉要作一個公開謝神祭。』

但是祖母笑着和我說：

『這真是老蠢貨！他以爲聖者尼戈拉會耐煩來管他賣房子？我們的聖者沒有正經事要作麼？』

祖父底一本教會日曆由我保存了幾年，其中有些祖父手草的隨筆。而在約欽和安尼日的背面，用紅墨水十分恭楷地寫着：

『我底庇護者免脫我一個災害。』

我記得那『災害』。

因為要維持他底很無用底兒女們，祖父經營着一種典當業，往往祕密地接別人底抵押品。有些人去告發他，有一夜警察實行檢察來了。這裏大為混亂，可是結果還好，因此祖父一直祈禱到次晨日出，而且在早餐之前當着我寫這幾個字在日曆上。

晚餐之前，他又和我讀讚美詩，祈禱書，以及幼發拉色林的厚書；而剛一吃完飯他又祈禱起來了，他底悔恨底憂鬱字句在下晚的寂靜中迴響着：

『我能够奉獻什麼給你，我怎樣報答你，噢寬仁底上帝，噢，百王之王呀！使我們免脫一切惡夢……噢，主呀，保護我不受某些人的傷害……我底淚落如雨，我底罪惡的記念……』

但是祖母屢次說：

『啊，我真疲倦得要死！我不作禱告就要睡了。』

祖父常帶我到教堂去——作禮拜六的晚禱，星期日及祭日的特別彌撒——但是就在教堂裏，我還是看出所宣傳的上帝之異點；無論僧侶或管理員所稱述的——全是祖父底上帝；只有詩歌班所歌頌的是祖母底上帝。自然，我對於這兩位上帝的分別不過是粗淺而幼稚的，但是，